

我曾经骑车去过西藏 /
那样的艰辛不抵 /
大海中的惊涛骇浪 /

姚佰顺 著

在西藏等你

WAITING
欠你的旅行 ♪

{ 我曾经坚守过十三年的爱情，那样的等待不抵生死离别大梦一场
我曾经拥有过轰轰烈烈的青春，不朽的故事不抵一页诀别的地老天荒 }

WAITING

姚
佰
顺
著

在西沙
等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西沙等你 / 姚佰顺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511-3835-2

I. ①在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8432号

书 名: 在西沙等你

著 者: 姚佰顺

责任编辑: 梁 瑛

责任校对: 李 伟

封面设计: ABOOK不瓷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版式设计: 西橙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9.25

字 数: 25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8月第1版

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3835-2

定 价: 49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合欢树下 /1

苦情开花，夫为叶，我为花，
花不老，叶不落，一生不同心，世世夜欢合。

第二章 欠你的旅行 /23

山不在高，路不在远，只为与你相见。
多一次邂逅，多一份执着，欠一次旅行。
迎着晨光，穿过一片树林，
让阳光洒下斑驳，洒在我们的脸上……

第三章 我在阳朔等你 /127

佛说，人生有八苦：生、老、病、
死、爱别离、怨长久、求不得、放不下。

第四章 去西沙 /197

彼岸花，开一千年，落一千年，花叶永不相见。
情不为因果，缘注定生死。

第五章 银杏叶黄 /273

我们穿过银杏树林，迎风而行，
风吹拂着金黄，吹拂在我们的脸上。
我们的脸上留不住青春的印迹，
随风而行，如同一地的金黄，
随风飞舞，散落在让人铭记的土地上。

后记 /282

第一章 合欢树下

苦情开花，夫为
叶，我为花，花不老，
叶不落，一生不同心，
世世夜欢合。

01

这是一间不大的教室，准确地说是一间出租房的客厅。在这个小区里，这样的教室很多很多。教室里的学生几乎都是成年人，而且各个年龄段的都有，男男女女。他们听课不需要什么书籍笔记，完全凭借过人的大脑和热烈的口号。他们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教室里上课，分享着所谓的成功经验，喝喝“鸡汤”，打打“鸡血”。

一位年轻的男教师戴着一副黑色的边框眼镜，在这个寒冷的冬季里，也只穿一件褪色的呢子大衣。在一块白板前，这位男教师挥动着双手，异常兴奋，一直在向下边的学生讲述着他的“1040工程”。

岁月都会在脸上留下痕迹，或许只有苍老的皱纹才能彰显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渊博的知识。但是在这位男老师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张清秀的脸庞，他叫何海，做这样的老师也不过才一个多月。面对刚

刚入职的学员，他声嘶力竭地呐喊，生怕有谁开了一个小差而错过了发大财的机会。

“有人要问，什么是1040工程？在这里我会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错过了我的讲课，那么你就错过了1040万人民币！记住，打起你们的精神来，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，千万富翁不是传言，是真的。”何海的讲课更像是演讲，不等别人提问，就假想出别人可能会提的问题，然后自行解答，再假设出新的提问。看上去像是自说自话，但是每一个问题都问到了学员的心坎上，每一次解答都有力地振奋了学员们的士气：“我们这个项目最早的准入门槛是3800元，我们的行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，现在越做越大，挣钱也越来越快，所以根据最早的股金推算，我们每人要缴纳69800元的人会费。当然这个钱不会让你白缴的，也不是交给我的，是存在银行的，是放在国家那里的，再一次强调，我们这是国家工程……当你拥有了21个成员之后你就上总了，什么是上总？就是成了我们的老总，以后你直接或间接吸纳的金额已经达到了25407200，其中45%上缴国税，剩下10%上缴个人所得税，所以你会得到11433240，折去各项费用后你会得到1040万！”

何海的激情不仅点燃了他自己，也点燃了在座的大部分学员，他继续说道：“不要不相信，拿出你们的手机打开计算器，跟我一起算，是实实在在的1040万，千真万确！”

台下的一位姑娘没精打采地蜷缩成一团，现在给她打什么样的“鸡血”都没有用，因为她发高烧了，但是她还是来听课了，因为讲台上的老师是她的男朋友。起初她是不愿意来这儿的，半个月前她男朋友打电话跟他说他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，让她过来和他一起奋斗。为了爱情她来了，可是来了之后她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工作，每天除了听课还是听课，行动也没有自由。

这位姑娘一直在咳嗽，但是她的男友好像并不关心她的病情，他说：“你站起来，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听课，你就不能打起精神吗？”

“何海，我发高烧了，我想回去睡觉。”姑娘勉强打起了一点精神。

“在课堂上请叫我何老师！再坚持一会儿，当你把我所讲的都能体会了，发大财了，这些小病算什么？”何海没有理会她，继续讲课。

“发财发财，你就知道发财，这些都是骗人的你知不知道，新闻上天天都在说抓你们。”姑娘不止一次地和她的男朋友争论过这些问题，打她第一天来到这里她就认识到了这一切，但是她想带她的男友一起离开。

“我很严肃地告诉你，你的思想很有问题。我想大家可能也有这样的疑问，在这里我再一次告诉大家，我们这个项目是什么？国家为什么打击？那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，国家只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每次抓几个也是意思一下，最后都放了，这样做就是要让胆子小的和没进取精神的知难而退，这样的事业属于有进取心的愿意奋斗的人！你们自己想想，我们这小区有多少人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，有人来抓过吗？没有！从来没有！只有傻子才不想赚钱！”

姑娘一脸苦笑，用手擦了擦凝满水汽的窗户，看着窗外树上挂满了冰霜，此时她的心就和冰霜一样的冰凉。都说人的眼睛有5.76亿像素，却始终看不懂人心。

中午大家挤在一起，煮了一大锅稀饭，吃着馒头就着咸菜。作为老师的何海也没有特别开小灶，他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：“只有经得起考验的人才能成功！苦尽自然甘来。”

直到晚上，何海才带他的女朋友去药店买退烧药，说了一大堆的甜言蜜语，憧憬着美好的未来，但一切的一切都建立在赚到1040万之后。

这位姑娘一开始还犹豫着要不要帮帮何海，找找朋友，让更多的

人入会，好让何海早日上总，早日离开这里。再后来她认识到这是一个无底洞，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这个可怕的世界，就琢磨着怎么带着男友一起离开。可经过无数次的争吵过后，她决定一个人离开。但是一个人的离开也变得越来越难，每天哪怕是出去一趟，哪怕是打个电话都有人跟着，而且还都是她男友何海亲自安排的人。

就是离开了又能怎样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位姑娘根本没有什么亲戚可言，在她未成年之前爸妈就离开了她，后来就开始了一个人的漂泊。要说朋友她只有一个，还是去年一起骑行新藏公路认识的骑友，她叫叶子芷。叶子芷是她目前除了何海之外最亲最近的人了。

这位姑娘天生长着一头卷发，所以上学之后同学们都叫她“自然卷”。上小学的时候有同学骂她是个外国杂种，回家后她狠下心来剪过光头，但新长出来的头发还是卷的。从此她很厌烦人家叫她“自然卷”。但是再后来，她慢慢地接受了这样的称呼，也喜欢上了这样的称呼，以至于她唯一的朋友叶子芷也一直叫她“自然卷”。

和她俩一起骑行新藏公路的还有何海，那会儿他有个可爱的昵称叫“小泥人”，但是现在他不让“自然卷”这么叫他了，他说干大事业的人不能叫这么弱智的名字。

02

何海和“自然卷”的故事都是叶子芷告诉我的。当她跟我讲这些故事的时候，“自然卷”已离开了那个地方，一个人在一个美丽的小镇，安心地开着一家青年旅舍。从此她便和何海失去了联系。

从真正意义上来说，我交过两个女朋友。第二个是在大学时候谈的，还没毕业就分手了，第一个女朋友便是叶子芷。中间这六年我们没有联系过。六年的时光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王菲和李亚鹏结婚八年还是离婚了，还有什么爱情可以相信？但是这六年来，我一直相信爱情。

我和叶子芷在十三年前就认识了，那会儿我们在同一所高中。九年前在大学校园里意外相遇，开始了我们的恋爱之旅。六年前我们由于种种原因分手了。从此分开，没有音信，也没有联系。之后我郁郁

寡欢了两年，直到四年前，我因为工作不顺，也为了逃避自我，只身来到了西藏，去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，去寻找安妮宝贝笔下的莲花圣地。从排龙乡到扎曲村，峡谷、碎石、吊桥、塌方，没有路人，没有食物，没有手机信号。只有滔滔江水的轰鸣，只有可怕的吸血蚂蟥，只有险峻的殒命峡谷。三天两夜，徒步进出，在马蹄形大拐弯的村落，在一块勇敢者的留言墙上，我意外地发现了叶子芷的留言，写的是她将来勒布沟小学支教。于是我马不停蹄地从林芝赶到山南，从山南赶到错那县，一直赶到丛林深处的勒布沟小学，可惜还是错过了。

那一次错过之后我又苦苦寻找了四年。

在这四年里叶子芷、“自然卷”和何海三人一起骑行新藏线，最后叶子芷竟然丢弃了自行车，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大雪中独自一人徒步行走，幻觉与高反相伴，无人区里与死神擦肩。在这四年里叶子芷曾在藏北牧区默默地支教，与世隔绝。

这四年里我平平淡淡地消耗着我的青春，却始终孑然一身。这四年里我曾经驱车去藏北的牧区小学寻找叶子芷，大雪封路，车困雪夜，我甚至做好了与世诀别的准备。

世界这么小，一次次地让我寻得她的踪迹，给我寻找她的希望；世界又是那么大，我们一次次地错过，一次次地擦肩，甚至都没有一个回眸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无聊地打开电脑，点开叶子芷家乡一所中学的网站，在青年杰出教师一栏里看到了那个久违而又熟悉的名字：叶子芷！

于是我连夜驱车一千多公里，来到了北方这个陌生的城市。

在一所中学的校门口，保安拦住了手捧一束鲜花的我。

一位陌生男教师走来，打了我一拳，让我不要骚扰叶老师，我没有还手，就那样静静地等着。

叶子芷惊讶地走了过来，接过我的花，和我面对面地站着，一直站了很久。

那个暑假，叶子芷辞掉了工作，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，第二次成了我的女朋友。

03

以前上班，我都睡到不能再迟的点才起床，然后早饭也不吃就匆匆地发动车子。自从叶子芷来了之后，我每次睁眼的一瞬间都看见她侧着身端详着我，端详着身边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子。

后来我经常会在闹铃之前醒来，而她依然会比我醒得更早。她说她是因为教师这个职业病的缘故所以醒得早，而我也许是因为她的缘故。

起初我会一个人上班，把叶子芷留在家里，并嘱咐她记得去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。后来她会在我起床之前把早餐做好，再后来她要求与我一起上班，她说这么多年了，她一直惧怕一个人的生活，尤其惧怕一个人的孤独。

我上班的单位离我的家也就两三公里的样子，以前我都是开车

上下班。现在应叶子芷的要求，我们会在阳光照耀大地的第一时间出发，肩并着肩，走在一条很长的合欢大道上。

合欢大道的两旁栽满了合欢树。但是四年来我从没有在这条路上步行过，从没有停下脚步细心地观察过，从没有静下心来安静地欣赏过。合欢树，开着粉红色的花，这个夏天，我彻底地喜欢上了合欢树。

叶子芷问我，这条路被命名为合欢大道是不是因为两旁栽满了合欢树。我说也许是因为先有了合欢大道，才在两旁栽上了合欢树。其实我们并不是在讨论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，而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都会睹物思人。

合欢树下叶子芷问我为什么这多年没有结婚。

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，我只是对她说：“如果再迟两三个月找到你，也许你就已经结婚了。”

她说那是因为她内心的绝望，她对于等待的绝望，就像合欢树的传说。

我说那是因为我们的内心都还有一丝丝的希望，要不然，谁能够熬过岁月，谁能够放下曾经的诺言？

我上班，叶子芷在单位里转悠，也没人知道她是来办事的，还是来上班的。我让她出去逛逛街，或是回家休息，她说实在是逛够了，也休息够了。我让她来我的办公室，她说和大家都不熟，不太习惯。她就这样一直让我心疼着，这种心疼六年来一直存在。

她说，像这样无忧无虑地和我在一起，这样的梦她做了好多年，现在的生活就是梦一般。我知道，我们再也不能分开了。

下班后，火烧云出现在天边，变幻莫测。我说小时候没事就会坐

在外婆家村头的大石头上，看晚霞，看夕阳。

叶子芷拉着我的手，说她早就转悠过了，她知道我们单位有个看火烧云的好地方，单位大楼的天台。

通往天台的门被锁着，我说上不去。她没有说话，拉着我的手继续走，一直走到一间废弃的房子。推开落满灰尘的窗户，窗户连着天台。

我们相视一笑，站在凳子上爬了过去，穿过中央空调的管网，坐在两个大外机的中间，看着大风叶，望着西边的云，聊着天，嗑着瓜子。

她问我这几年一个人是怎么过的，是不是靠“英雄联盟”游戏人生。

我说我习惯了一个人上班，一个人下班，下班后一个人坐在电脑前，同时打开电脑和电视机，有时却什么也不做，一直发呆到很晚很晚。而且我还告诉她，我很怀旧，我从不玩“英雄联盟”，依然玩DOTA。

她说：“为什么你的电脑桌面那么干净，就‘计算机’‘网络’和一个改了图标的‘文件夹’，连‘回收站’都没有。”

我说：“要‘回收站’干吗？我删东西都是‘shift’加‘delete’，都准备删了，难道还要进回收站找回？”

她说：“难道你就不怕误删了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决定要删的东西这次不删下次也要删，不想删的东西，绝对不会误删。”

她说：“你说话别搞得和心灵鸡汤一样，说点能听得懂的。我再问你，你是不是有强迫症？”

我说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她说：“电脑桌面这么干净这事我就不说了，你只要一坐到沙发

上必定会动一下茶几，非要把茶几的边缘与地砖的缝对齐，就连桌上的抽纸盒你都不放过，也要摆得与地砖缝对齐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觉得歪了很难受？”

她说：“不觉得难受呀，歪的东西多着呢。”

我是话题终结者，我们就这样嗑着瓜子看着夕阳。她又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，或者有什么隐藏多年的心结。

我觉得她问得好奇怪呀，我想了想，觉得还真有一些事想不开，就问她当年骑行新藏线是结伴而行的，为什么最后何海和“自然卷”会丢下她一人在大雪中行走？

她说：“何海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我们是在一起骑行新藏线时认识的。在骑行之前我并不认识他们俩，只是网上发帖就结伴出发了。一路上何海不仅照顾着‘自然卷’，也照顾着我。特别是当大家都特别疲惫的时候，何海主动把我自行车上的负重卸下，绑在了他的车上，路上还帮我补胎。”

我说：“这些不都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男人应该做的吗？”

她说：“不是的，就和电影泰坦尼克号一样，在灾难来临的时候人性的丑恶与美善就会完全暴露出来，是把自己伪装成妇幼逃离，还是和大家一起坚守，这些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。何海就是这样的人，特别是当大家都开始出现高原反应，都疲惫得自顾不暇的时候，他还能起早帮我们做早餐，还能帮我找药，帮我拦车，他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。至于我最后为什么只身一人，那不关他俩的事。那会儿新藏线大修，每月只放行三次，所以路上根本搭不到便车。我高反非常严重，脸开始浮肿，就连走一条直线都很困难。当时我嘴里一直念叨着你的名字‘弘毅’，搞笑的是他们听成了‘红叶’，但我晕乎乎的也